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四

朱國禎輯

平安化

庶人寘鐇慶靖王曾孫祖秩炵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懿父邃墁封鎮國將軍卒寘鐇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王賸父爲王謚恭和母楊氏得旌表鐇姿貌魁傑術者紿言有帝王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言如術者有頃見鐇呼老天子因自負指揮何錦周昂儒生孫景文孟彬史道等出入府中錦昂各貸鐇二百金加納都指揮景文等實主盟約時飲酒妄言當

王天下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客議朝政謂
一日移祚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為主以誅瑾為名必成
大事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清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
之而大理少卿周東來丈屯地希瑾意督責嚴急率以
五十畝為一頃斂銀賂瑾參議侯啟東亦以催徵至
人情大擾景文謂鐇曰殿下數有大志此其時矣遂與
昴錦等決計反令景文家置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以
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鐇多奇徵可輔若
盡殺諸守臣劫衆舉兵誰能禦者皆忻然從之鐇又令
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應各集

衆待報時遊擊將軍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姜漢命周昂簡銳卒爲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鐇設宴邀漢及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安都御史周少卿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酒半錦昂廣率其屬直入執漢增廣殺之往殺安周于公署啟東逃匿尋獲而囚之釋五衛重囚撤黃河渡船十七隻僞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還楊英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英欲帥衆往守王宏堡衆潰奔靈州鉞帥衆還領鐇令釋兵仗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鐇乃遣其黨四出分據

詣要害檄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脅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爲犒師費凡萬餘金慶王台浤率諸王將軍行君臣禮獻寶纛靈州戍將史鏞獨申飭守備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鐇大犒將士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爲左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魏鎮楊泰等各僞署都護總管等官令景文撰僞檄以討姦臣劉瑾爲名傳布遠近有百戶鍾朔衛卒羅漢等乘亂刼奪官民鐇皆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廷徵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定總兵侯勛叅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陝西兵黃正等發靈州順河而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略船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鐇令周昂領賞張欽魏鎮賫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隆又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英爲書密致鐇令爲内應鐇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日曹雄親帥兵至靈州鐇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

二十三日昧爽鐇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不肯出度周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伏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部下健卒楊眞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昂旣授首開門號召眞等徑馳寘鐇第擊殺孫景文等諸首惡幷寘鐇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鐇幷官眷拘繫之釋侯叅議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敎又遣人詐傳鐇令召何錦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所屬鄭卿等以擒鐇狀錦方帥兵還鄭卿等卽以所部兵擊

殺胡堡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鐇前所遣徐卿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鐇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脅令還城徐欽單騎遁至蘆溝爲虜所殺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游兵百戶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死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擒并獲申居敬等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寧夏會

仇鉞于鐇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勑印關防符驗又獲鐇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及舊有冊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貲財爲亂兵所掠鐇起兵凡十八日而敗變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清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掛印充總兵官鎮寧夏仇鉞爲副總兵時傳鉞已附逆特用冀以間之戶部侍郎兼左僉都陳震暫往調軍給餉削鐇屬籍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同楊一清節制討之震英皆瑾之黨也辛亥赦天下御用太監張永督軍選京營壯士三萬人以往御史一人贊軍紀功戶工二部各屬官一整理糧餉器械特鑄總督軍務太監

關防給之六月初五日一清將至固原聞寅錫督蜀并
何錫等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爲功駭曰事干宗室旣
無 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稍疎恐生他變
又叛人有原謀脇從情狀不一一槩解京莫適爲証皆
無生理亟止之時已渡河收繫靈州以待張永聞亦怒
初九日會于平虜城厲聲歸罪鎮巡官一清謂各官豈
有別意因人心驚疑蚤行一日省一日干繫而已永又
曰聞此皆陳侍郎所爲又曲解謂陳到此未久豈可獨
罪一人永乃意釋震亦東歸瑾本欲借震立功尊顯之
且謂一清疏辭未卽上賊據堅城難破乃賊已先平一

清亦隨後逮至計不得行䆳快快而去神英班師瑾亦隨敗實天意也十二日同至靈州親錄按律分別得免者百餘人眞鐇等當即督發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二十二日至寧夏撫慰之密擒斬指揮馮經等十餘人蓋造僞符僞命手办諸大吏者人心大定一清留總制永七月二日北還送至靈州定擒劉瑾之計八月十二日甲午張永獻俘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鐇及親屬十八人布旨送諸王館頌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於大內是夕劉瑾就擒九月二

日廷鞫鐇及世子台滑孫𧺆材賜死何錦等磔于市寘
鐇寘鐇坐黨廢庶人者凡若干人慶王先以陷賊厚賚
金銀後以屈身華祿米三之一漢之子爽列父戰功及
死難狀一清又列都指揮僉事楊忠在巡撫署中冀安
都御史罵賊死都指揮僉事李睿擬寘鐇門大罵死百
戶張欽抗賊死皆贈蔭李增與祭一壇仇鉞封咸寧伯
張永加祿米封兄弟餘陞賞有差曹雄赴援寧夏平後
二日兵方至周廷徵叙功首仇鉞次楊英瑾欲結婚于
雄盡以功歸之陞左都督劉瑾巳死廷徵疏云臣不知
雍鄭爽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柄者尚在爽先

以給事中戮榆林功肎者多懼璞自縊公署廷徵益以
自暫而握柄則指張永也後數年小山僧大千和尚者
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
異其言聞于　朝逮至京下獄和尚曰我安化府𤨏材
也衆不能辨安化宫人左寶𤨏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實
𤨏曰此𤨏材殿下也得免死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𤨏
材死者誰也
揚文襄曰寧夏地沃饒故𢹂樂土自撫馭非人横徵暴
歛軍始不堪逃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璞時極
矣千户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

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
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甚苛虐
撫臣安惟學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與總兵申禁
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馬匹大理少卿周東清査屯地
又復嚴急遂激亂被害後總兵太監俱沾卹典惟學旣
被廕錄又以言者追奪說者謂寘鐇何錦等蓄謀已非
一歲惟學涖任未及兩月况比併公務視朘削私用者
有間作惡者何人乃代伊受禍哉蓋亂臣賊子必假藉
事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
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又曰張總督承肯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瑾焰方烈張與予初領盞又左右多瑾腹心爪牙予嘿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肯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叅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構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空存形跡不當輕起釁端張屢恭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　上左

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大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首背父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爲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開說設奏曰寧夏與論曰太監曹僉都御史曲銑大之寬縱激兵衆叛溫恭等失之嚴刻都御史安惟學志在守法復爲太監李增激兵姜漢所撓以致激而生亂即令進貢之途未塞需索之患未消忠孝之理未明宗室之輸未減科斂之弊未除軍民之怨未息凡是數者悉宜圖之太監　張都御史馬昶然以寬代嚴總兵楊英本論人望況鉞雖有功亦非任重致遠之才俱宜更調監歸少監馬良所過殘酷宜取回宗室子弟宜嚴加教養俾無蹈寘鐇之失寧夏應貢沙豹等物俱宜免之下禮部議覆

朱史氏曰劉瑾非張永不能除永非文襄之言必不聽然豈未信而敢輕發哉觀其調停給銀一節何等委曲而平日行事與覲面議論聲音笑貌皆有以深服其心故乘間一言便能激發以收大功文成杭州之會當亦如之不然以岳季方之清正一施于曹吉祥卽敗事況循循者又安能希冀萬一文襄定寧夏文成定江西功非不偉而妙在用張永其作用機權生平學問得力處可以想見斷斷乎　國朝第一人物也

平寧藩

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四世孫父曰康王覲鈞母馮鍼兒故娼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勿舉以內人爭　遂匿優人家與秦榮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通書史歌詞有勇力呼叫聲震屋扉舉動輕脫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黷亂無禮捕殺淮府長史莊興奪其賜田寶琴養死士百餘人號把勢遣人湖江間為盜凡宿盜皆依之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東南有天子氣殿下骨相

足以當之因建陽春書院以遊又西山春嵐龍口穴先
朝所禁者復以塟其母時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
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　武宗所寵優人臧賢錦衣
管事錢寧江彬及諸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皆受賄爲之
黨大臣則兵部尚書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至是
倚爲與主動賚數千金爲朝臣餽　上起居飲食皆日
報知始王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得復
瑾誅再革正德九年又欲謀復大學士費宏持不許儀
制郎劉滂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滂下兵馬司嚴逐之卒
用計陞滂尚寶卿陸完令滂引　祖訓爲言惡復疏允行

下文牒自稱國主詭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黜僉較尉為由巧宗氏財肆其暴橫乞降勑痛革前弊其縱惡不改者聽繫治參奏嘉而許之殺都指揮戴宣遂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方殺韋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橫無道不蚤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　朝廷濠亦甚懼為紿府較百十人佯示改過而揮金璧萬計遣奄余欽入京賂中朝文武大臣坐以離閒親王罪欲殺之被繫凡二年廷臣皆知其冤力救諸奸亦慮事未可知重犯公議減死戍遼東自是無復顧忌江西豕生象諷三司稱賀

布政張頂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皆不從怒遣人餽以四菓則棗梨薑芥也呼問曰我知之天果囑吏部陞光祿卿以去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暗造兵器自于宮中舞劍四顧叱嗟曰此　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見　上巡遊　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姦倖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典膳陳宣内使劉良入京告變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姦幾殺順等發南海軍於是逆謀愈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閔

廿四與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殺掠時奄
畢眞自江西移鎭浙江并南守備劉瑔皆約起事爲應
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都御史孫燧代俞諫
爲巡撫均征賦飭戎備偵奸黨翦其羽翼大不便陸完
已爲吏部尚書致書請去之且云湯沐粱辰俱可王守
仁亦可愼勿用吳廷舉時士實養正春吉銳日夜與濠
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
變即起可以得志遣姦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
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濠必反孫燧
日夜防遏連上七疏言濠反且在旦夕皆邀諸途不得

逵既與錢寧輩定謀寧矯　上命以玉帶龍袍賜之濠
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　駕將東巡陰遣
樂人於大院廣設勾欄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兩
浙及直隸旬日間張揭幾遍意欲邀　上臨幸又諷諸
生頌已賢孝求御史林潮奏之潮欲緩其謀即以聞
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
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
附彬欲發其事以傾寧乃曰擧寧王賢孝諷爺爺不賢
不孝也　上因怒曰宗藩行事朝廷自知此奏何爲者
令各首實以聞一日　上幸臧賢第飲酒注酒壺精澤

巧麗乃寧王所獻者　上問所從來賢倉卒吐實　上
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睹深啣之比
罷歸小劉且扶且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
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乎　上乃益疑而濠所遣人
多留賢家藏複壁中外鑰木樹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
人無覺者及是事益急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首捄
楊廷和初亦與酬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内
主　上乃令太監章雷傳　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
有常期今稽違非制於是御史蕭淮疏其結盜弄兵潛
謀不軌既入寧猶匿三數日始達　上甚駭忠彬等贊

之欲內閣降勑切責鎮巡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不法狀　上令廷和議處遂請用趙府故事遣大臣諭改因勑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去護衛仍大索賢家偵卒林華匿其中遽走歸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先是濠議八月十五日因入試舉兵至是六月十三日甲戌宴罷宿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

集兵以俟比曉皆入謝殺孫許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鋭參議楊學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昻王杞郟文等皆稽首呼萬歲濠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請諸郡邑奪印起兵宜春王拱樤瑞昌王拱栟鎮輔將軍覲鋌宸渢宸瀾宸滋覲鐮宸淆拱樾宸瀰宸汲宸湯宸潰宸漨皆相率聽命是夕參議黃宏憂憤卒數日王事馬思聰亦卒一日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都指揮許清白昻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僭即皇帝位僞置官屬

以吉暨余欽萬欽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
正南浦驛爲閫師罰廿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綸爲
兵部尚書李敎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出布政使
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于獄各視事
移咨府部傳檄遠近指斥朝廷謂　武宗以昔滅郎
尚皇帝不血食凡十四年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
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
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裏黷貨
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
民婦女索取贖錢常佩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既

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大勒兵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逃巳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頴指揮劉勲等遁屬縣聞風皆潰而余欽凌十一等兵先至安慶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剋期東下以王守仁在吉安多設疑謀遲回將二十日至七月三日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斆說吉安而自與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叅贊軍務指揮葛江為都

督總一百四十隊分五哨將啟行祭天奠牲几折牲覆于地又封宸濠爲九江王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濜震死彌憤悒曰此雲龍之兆泊黃石磯濠問何名從者以對而南人語聲失石相類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乃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余凌等攻圍緜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固守十三日甲辰守仁進兵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既正大位江西自服不聽遂解安慶圍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南昌已不守矣二十一日壬子守仁偵知四兵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

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
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
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奪人之氣者此也會撫州知府
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淸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
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之濠亦先使精卒千
餘人從間道欲出不意攻取省城我兵卒遇交戰失利
報至守仁怒甚即自率帳下親往欲以兵法斬伍文定
等首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將兵無統領必亂俟各奮
厲以圖後效乃止明日再戰時新民劉文禮素驍悍執
白旗麾衆濠陣中有紅袍而騎者抽矢射文禮矢將發

禮策馬奮矛徑前刺之洞胸而墮賊驚潰趨舟溺死
者數百人兵勢復振遂遣余恩所部四百往來湖上為
游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議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
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
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齊攻擊之分布既定二十
三日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瑚邃
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乙卯賊兵
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
趨利前後不相及瑚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還兵
乘之兩翼並進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

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
府曾璵兵亦至議以爲九江不復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復則我難復躡乃遣梘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
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二十五日丙辰賊
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
戰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筭賊聚樵舍連舟爲
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守仁密爲火攻具使珣出其左璉
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合擊二十六日丁巳濠
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决我兵
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

濠爲知縣王冕所執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等皆爲諸軍所擒斬首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若洲焉餘賊數百艘迸潰分兵追勦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擒斬千計餘死水中殆盡濠既就縛乘馬入南昌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見守仁東面立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又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舉手曰承教送至因所後得婁屍周身皆紙繩内結極易辨婁父諒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亦哭曰紂用

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上聞變將親征守仁疏諫云云且言濠已成擒宜解赴　闕庭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仍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生意外乃自携濠由廣信至浙　上命遣回另奏而張忠朱寧已率京邊兵數千自大江至南昌速追還守仁得濠入手可自掠為功不聽者以錦衣官亦不聽至杭張永已先至時閹勢方盛責撫按官由傍門入守仁早至門未敢排闥而入永驚起出迎與語知其可信遂以濠付之獻俘南京泊于江于衆疑餘黨來劫做備甚嚴然已星散無敢生心者明年十二月　上至通州賜死焚其屍揚灰

而先朱寧執于臨清文明年正法藏賢謫戍追殺于潞河初寧獻王在遼西擁强兵多籌略　文皇襲而收之置寧中許中分天下故獻王効力多致勁兵爲援及事定知見設邑邑不樂旗牌直指江西　文皇不得已封之而獻王實以地據上游將何隙爲所欲爲旣　宣皇英武漢叛人就擒度不得逞且年益高托方外自放而此一點希冀心終未能忘直至宸濠始發然濠雖謀逆意圖僥倖倚姦人謀得竊位及事急反狂惑失措遣人四出招賊又爲諸下邑所遏不得行諸僞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虛名不知兵

諸附者皆亡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已潰
二心濠既執猶望受賄舊知憐且救之或得釋而不知
姦人騅利虜掠相應事敗惟恐死之不速也宗室拱樤
覲鐮宸瀛宸瀾宸洧宸瀨宸汲宸湯宸漼及已死拱栟
覲鋋拱槭宸濆助逆皆與同罪死者亦戮如法弋陽王
拱樻攝府事明年七月議黨附宗室諸王除先已伏誅
餘皆追奪聽其使令不與謀奪爵遷處在城將軍以下
停祿三之一參政王綸授偽參贊尚書戎服祭江縶于
市僉事潘鵬師夔廣西參政季斅取道過俱被執尋皆
降濠為之用鵬誘降安慶夔安撫九江斅齎檄廣東皆

斬餘黨極邊併停寧獻王以下登極祭告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有男子朱學者自言爲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于鍾氏當濠發難時甫四歲未名濠敗學舅氏趙賢者自舟中負之亡命私命名學挈之往來河南山陝間學長稍自恣賢懼爲累棄之去學聞母趙在高牆詣霍丘縣陳狀欲見母守臣以聞　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之趙氏鍾氏其庚甲及體中瘢誌良是于是法司議宜如濠弟宸𣵀例禁住高牆從之

王守仁聞變報疏略曰　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亂民心騷動尚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任宗室言念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以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陛下痛自克責罷奸諛以回豪傑之心絕巡遊以杜奸雄之望則太平尚可圖也

捷報疏畧曰臣頃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徵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從賊已掃閩廣調軍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廣置奸細輦轂之下以伺動靜諸臣奏疏百不一通初發難時其黨逆料大駕必親征陰

伏戎於途欲爲博浪荊軻之謀令賊已成擒法宜俘京
臣恐餘黨未滅潛布奸人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
遺憾請得躬執俘獻闕下以式昭天討時　上方至涿
州不許令候駕至南京別奏
世宗即位論功尚爲流言所掩霍韜疏曰竊見宸濠初
反海內震驚時江彬弄權中外人心多懷觀望王守仁
伍文定謝源伍希儒輩獨倡義兵卒以破賊江彬張忠
惡其功不自己出而紀功給事御史復附和之以守仁
雅爲人望不能瑕玷遂藏罪源希儒當濠發難時有進
表二官經吉安守仁亦欲留之以共圖舉義二臣懼悉

脱去既而悔之後見希儒源被黜輒以前去為幸夫禍變忽生人皆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者迺能以智勇成功禍亂既平腐儒俗吏顧騰口舌以細其短此豪傑所以益喪氣小人所以多僥倖也嘗讀歷代史有書攻某州得某縣幾何戶口幾何者矣曾有書得財寶幾何者乎𢈔破城克敵子女玉帛士卒所必趨禍變既定主將迺得申號令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曾有誓師鼓勇之初預申取擄貨財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尚在江上正宜稍寬約束以鼓士卒銳氣圖大討者可屑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滅縱横南北天下府庫不知何如賊人

金帛尚得計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黷貨之實猶當斷以大義勿恤小瑕爲忠勤之勸況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布揚祝續章綸之所附和乎廼起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朱史氏曰宸濠逆謀焉其強梁一以劫掠聚賄餌搆近幸爲主此盜賊之行萬萬無成者只因　武宗無嗣浪遊出入遂起邪謀奸人誑誘衆皆滔滔甘心没入其中不自覺彼人奴臭味所投固自無恠外臣讀書知禮義亦嘗少窺一二乃才如陸完不能自拔反爲之用豈盡智昏于利牽昔文難割亦畏禍姑首鼠幾幸無事云爾

此際獨斷自非豪傑不能故胡鄭推爲第一北地非好賭者氣高因其推尊亦爲所弄陽春一記幾不免焉陽明剏之掌上收入綱中另是大賢作用奇而實正然形蹟嫌疑惹出物議又殉以一講學之龔元亨勢亦甚危顧其時朝野一時駁運抑何草草決裂不可詰又何一靡而收風過雲流絕無蹟也嗟乎安陸親藩確然天叙帝星甚明年已長矣即一恒人屈指必及而貿貿如狂釀此大變豈非天哉闇毛伯溫按楚朝 獻皇得見世子即致敬致餽出謂其子曰吾今知江漢星明正在此汝識之勿洩以天表合人倫大臣識力固如此獨江西

人物甚盛盜賊之禍數十年不解積漸至濠而極濠既自殲并姚源華林遺種迸入者一時並盡荼毒中似臻廓清之效辟之洪爐煆煉瓦礫盡汰至寶斯光大為西人愉快乃若李士實劉養正裹足就死雖聖人不能化而它又何誅焉

又曰親藩不靖自　太祖時已見端　文皇既正大位漢王愛子甚危急時立戰功得濟恃有成言因驕恣不法置之樂安雖經挫抑應必有勁兵數千然城圍時聞神機銃炮聲俱膽落不能出一步發一矢束手歸命如孤豚腐鼠然昔何桀後何憊也安化以郡王仗何錦等

千餘戍卒原非素拊之人驟舉非常之事旬日搖如振槁真同兒戲寧蓄謀巳久以京輦結納爲上謀江湖劫掠爲能事雖有延納不過老悖迂濶及一切逢迎之人兵四五萬皆盜靡也既無勇謀更罕紀律一出而囘一戰而敗遠在劉漢楊諒下此皆富貴人行狂卒事殊不足道抑　國家于諸王初不得不假借固盤石之勢後不得不煩碎杜掉尾之憂三庶人明鑑昭然其又有反背朝廷通蠻如嶶煠者甚微通虜則邊關利害所繫附克灼于後九龍之生育既蕃百變之機械日甚安得讀書守禮法盡爲　二祖克肖之子孫哉

自來從逆之人多由迫脅、有畀官禾秩苟全性命者爲之若二品大臣賢科名士如李士實劉養正者千古僅見昔李太白有永安之染郭汾陽贖以官爵得流夜郎蘇眉山題碑陰稱其氣葢天下下迫脅二字謂原不與謀也李劉入濠幕中爲太師國師觀其問孫許挑陽明直駭人驚死者而已吾友劉文簡曰天下有事大奸人大不好人皆出江西信然存之有濠即有李劉物未嘗無對也

李士實附逆

李士實字若虛南昌人弱冠舉進士爲刑部郎遷副使視浙江學累擢山東左布政進副都入爲刑部侍郎謝病歸士實能文章談道理而尤以書法稱張元禎羅倫其鄉大儒也亦與齊名居官落落名高李東陽林俊楊一淸翕然譽之歸數載召爲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子一于宦家近寧王王有異志欲交士實不可乃縱其下侵辱之不得已往見坐語良久王大悅曰公吾子房也遂爲寧王畫策厚以金帛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太后及　上前且屈指曰　上固壯好游酒色安得久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王益喜所遺珍異甚厚

會諜露御史告變置獄王事急舉兵反因生辰殺孫許
親出城迎入坐士實幘曰王奈何輕舉事王曰縣官固
發之不得緩則問孫燧在耶曰殺之矣用許逵耶曰殺
之矣士實意不懌然業許為用起拜賀王即偽位號士
實太師兵數萬為前發至安慶攻城不下死傷千計士實
勸王無攻乘南都未備襲之可得不用會聞南昌潰即
日還遇官兵于江口大敗士實被執見伍文定立不跪
文定怒捷之二十創甚死獄中剉其屍年八十餘家遂
滅士實自為墓桃花鄉甚壯使李東陽志之竟不得葬

劉養正附逆

劉養正字子吉廬陵人蚤有詞華議論英發正德初領
鄉薦赴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爲信遂
焚試卷矢不仕爲隱者服談說性理聳人觀聽又頗通
天文讖緯言江淮間當有王者起其下而先王陽明知
縣事亦敬重與定交正德十一年提學僉事田汝耔薦
其學行詔勘實起用名日重自監司以下與一時士夫
過吉者莫不造其門赴宸濠招一見語合母死往見陽
明請墓誌實以濠事暗相邀結稱王有湯武之資可與
入道陽明曰未知殿下能捨得王爵否不合而返呼其
門人王儲歎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踰

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王公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安所退託王公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且部下多精卒可仗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以某觀之未見其可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時同郡周汝方羅念庵女兒之夫也附劉舟劉意其寢也不覺發露而周已悉其詳此己卯二月事後彼擒死陽明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曰嗟嗟劉生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

令吾兼于之母聊以慰子之魂益君臣之義雖不得私
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于子之母也同時附
逆者除錢寧別見外有太監畢真劉瑯皆隸太監杜裕
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都指揮薛璽指揮陳喜皆斬　真
初附劉瑾鎮守山東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
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爲出資賄緣改浙江真至即
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濠反密遣人馳
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
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當集于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
鑰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爲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爲

備眞不得發　鄭守備南京虐燄張甚欲自託于濠陰遣弟璋事之濠以爲南京有鄭浙江有眞下之如反手耳鄭開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椎貯火藥軍器出城欲爲濠應事洩乃已杜裕守宣武門爲濠使出入所經大受其賂而館之盧明泰用趙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賄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討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嗾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訐杖殺其長史莊典命璽往按曲爲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陳喜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貸之其受賄得免者內則張銳張雄盤結堅深見逆瑾記外則陸完功有可錄完自有傳

其御史張鰲山爲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
餽問不能卻河南布政陳正茂爲江西按察使時與鎮
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并爲張永所發
滿鰲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
餽送主名徧于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
甚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爲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
連及者衆令燬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補遺

九月　上至南京遣先鋒張永張忠總兵朱泰朱暉等
至江西蒐餘黨民苦之檄止守仁使命旁午于道守仁

至杭張永已先至守仁謂永曰江右之民久遭濠毒繼以旱災困苦已極今聞大兵至必逃匿山谷而昔助濠者復以其說煽惑之恐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此時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云云於是守仁信其無他欲以濠付永無何江彬許泰張忠亦至欲奪功守仁適大會浙江三司以俘與彬等而夜乘小舟渡江稱病十二日俘濠至　上與諸近侍皆戎服出城列俘于前爲凱旋狀

以上所述乃正德十四年九月事攷　上未至南京知濠已就擒遣張忠朱暉率兵走南昌欲攘其功守仁聞

牀豫至杭遇張永遂以付之永必　上所特遣異道而行者此着極奇此遇亦極巧當時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江彬爲副將軍未聞有先鋒總兵多色彬隨行未嘗一日離　上至南京在十四年十二月非九月獻俘在明年二月非九月十二日凱旋之狀亦當是明年閏八月　駕行之日揚州簪花慶賀可證獻俘恐未必出城方行此禮守仁渡江省父理勢必然又走丹陽見楊一清時巡撫之命久下江西爲二兇所擾伍文定在塗炭中亟趣赴任當之未嘗稱病既至報水災自劾求罷則其實也

宗人搆逆

大同當虜衝勢最重　太祖封建親王第十三子桂初封豫改封代國于大同性暴無所畏避遂托以北藩之任凡四傳至俊杖軍中再變避之走宣府宗人無賴者頗與逆軍相購又多連姻共緩急重以宗祿不給日忿詈相競官府苦而防之眞舟中敵國嘉靖壬寅以後虜寇數入諸宗益洶洶不安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相炫燿惡少群而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故稱時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栗俊棠俊椽潞城

王府鎮國中尉俊桭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㷷充燫亦酗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財物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李武張淮李紀數人助之當道以其宗人也啟代王戒治不悛以此亦怨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憂歸灼單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以聞　詔奪祿由是憤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己而以掠數錢為罪耶代王又不為理奈何困死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其徒仲太與淮善知其謀謂淮曰吾師有神

術能移天折地若來無事不濟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
入虜曰衛奉尚漏未誅或告灼曰奉具知虜中要領有
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後桐等歃血
盟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衆曰吾夜伺其息
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
師將軍道侯印相署置且曰借虜取鎭城尋殺虜酋收
其衆益彊南北可指揮定也狂惑不倫如此乃遣奉使
虜口毋野略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小
王子自至鎭城下而已開門應之遣兵攻鴈門關王廷
策內應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既又曰必燔諸處芻

場使兵馬不易集我舉事可萬全令其黨門四等持火箭火箭分往行事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城芻場燒日火俱盡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請間屏人問之曰大同宗人可慮也詢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誕妄語耳還至鎮城見火發念有大奸下令緝捕得門四等驗治未決然微有狀私與巡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吹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鎮兵遍感　國恩吾輩又日敎閱撫循之可用即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

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則豈無我不逞之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心腹人密布之境上而徒求捕於案牘叱咤間悞矣尚文曰固疑之必非里井小民城以內不足慮當備內出與外入者而內爲甚榮亦以爲然恐耳目多不敢及王府顧意已喩各各領略而別因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諸邊之令已徧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見罕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用爲識兵至城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

日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昇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二日間六務場火彼安得不詰求奸細耶然灼頗內疑心悸其母泣諫行且止顧所居輒有光延璽賀曰此龍文也時不可失又使術士卜之兆曰南北混一俯中原袞龍緊束上天門喜甚決計遣行而令廷璽至汾州與廷榮約使潛為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傚周現趙小挨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

有數人挾傘疾走當未遠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曰遣
豈慮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郎反接之
得其旗表諸物密啟代王分捕叛者廷璽知事敗取叛
籍燒之仰藥死餘皆就縛奏聞謂今歲虜患殊異昔年
所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悖逆不臣敢爲此
謀使其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宸濠之于寧夏宸濠
之在江西也俱械入京至午門前灼歎曰兆今驗矣不
圖至斯死有餘辜但負老母鞫實所犯決不待時事在
二十五年二月　上以方春未可行刑姑繫獄十月刑
部再請允之灼等六人自盡焚屍不與逆謀造火箭降

廢人送高牆者二張文博等三十人棄市梟首代府長
史孫質亦論死　上歸功靈祐代王閒邊臣密啓即拘
制群宄率先馳奏忠義可嘉遣使賚　勑獎勵并宣諭
閫府知之尚文加太保廕錦衣正千戶世襲嵩達左都
御史廕國子生榮兵部右侍郎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裏
御史谷嶠等陞俸一級三十兩二表裏周現等二人授
千戶賞百金

知烒

嘉靖十六年五月晉府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寨與陽
曲王府鎮國中尉知烒　知燋及輔國將軍奇潭所育胄

姓子十哥俵賓鄭志海指揮張世朝等招納亡命剽刧為盗知烕父奉國將軍表㮶首于監司稍捕治其黨烕樵怨父訐發其惡因與寨等謀欲糾衆盡戕父黨及所雠遂殺城中官吏擄府庫起兵為亂語頗泄表㮶遂與家屬踰垣避匿烕等挺刃入父宅見無人遂取其良馬五匹擁入豐實倉縱放寄監輕犯刧取鎧仗分給披執以抗官兵焚刧街市達旦勢稍窘官兵獲志海知樵十哥表寨等㮶慮知樵迯逸自持挺擈殺之知烕與世朝仍馳突搏戰詣北門斬關而出世朝遯至中條山為官兵所斬烕至五老峰自縊諸賊亦漸就擒餘黨悉平廵

按恭表寨志海畀惡深重請重治法司以志海付吏而
按例以正表寨之罪　上曰表寨違訓作過法當重治
但近有恩詔姑從輕降爲庶人再犯不貸仍命賞分巡
僉事王世隆等銀幣有差

直洵

二十二年肅府金壇王貞洵所親張瑞犯死罪錮獄洵
小衣持刀率妾婢官軍四十餘人劫出將逃虜中爲巡
軍所獲御史伊敏生以聞　詔切責貞洵奪祿一年令
所司捕瑞驗治

眭析

四十三年陝西甘泉縣民李應乾自稱唐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爲妖言符讖惑衆陰約叛亡叛人丘富及各處羣盜通虜及番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鎭國中尉睦𣚴府中私製旗號刻僞印封拜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𣚴爲內應事洩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胙城王府無祿宗室睦樫所樫厚遺之旣而窮無所歸幷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磔應乾等傳首以徇其黨與各以輕重發遣逃者行各官司緝捕睦𣚴賜死睦樫發高牆禁住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五

朱國禎輯

平河北寇

正德初年劉瑾亂政括天下財自潤凡布政入覲者人獻二萬金公差各官亦俱進獻不即得罪有死者罰米自公卿迨庶職無不破家查糧賠補徧于鄉邑末秩卑官倘至千數死亦不宥派及親隣在位解體貪黷成風民膏涸竭莩死盈路相結爲盜歸德有張忠者以盜擒獄中或曰被陷曹州趙實素橫鄉里聚千餘人將刼出之爲亂山東則王紹吉王平被獲論斬八十一人天津

則仲艮善副使陳天祥招降之用其力遁賄京貴在畿
內則白英最先著所在蜂起璉謂守臣不足任且多欺
蔽乃命御史楊尚義駐天津甯杲駐眞定薛鳳翔駐高
郵滿銳駐薊州分地督盜移家專理之杲尤酷烈獲盜
迎而出入磔之示威金鼓聲日夕相聞璉尤器之霸州
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爲深窖同時劉六
名寵劉七名宸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皆附之諸大猾多
文安人茂遁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隣
結爲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
中得進豹房嘗侍　上蹴踘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

泌參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乃吾
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今日
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
諸將聞風脇肭及寗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僞作
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
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逭罪
忠與永成爲請于　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
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討無所出潛令刼近境
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各歸鄉里

其膽力弓箭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
協捕有功後凡遇儆皆令六七追逐以為常御史蔣瑤
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并捕絕禍本二人覺颺去杲仍圖
形捕之連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
官府掠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
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妹出首自領三十
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賞之令追捕他盜自効正德
五年十月事也尋復叛去往附白英英已馳至山東矣
十二月徐州賊白萱突入呂梁洪主事伍全官舍執全
榜笞刼取椿草等銀始釋全趙風子者名鐩文安縣諸

生驍勇每大言自負六七等來刼與家屬避立水中賊得其妻將汚之鏜怒奮往殺傷二賊賊以計擒之詭使降許諾歸家與弟鐇鎬聚五百人會于河間齊彥名被擒因于安肅刼出之由是賊黨始熾自畿南達山東徐淮倏忽來去勢如風雨六年正月兵部以盜滋蔓請出師乃命坐營署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御史吳堂紀功兼治糧餉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等約三四百人分為二一刼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馳數百里而官軍馬少何以追敵請于東兗濟南及直隷養馬地

方取給非馬所產者令給價覆議如請且言宜稍假瑾權乃命瑾充參將提督捕盜三月山東賊殺指揮張英等六人薊州都御史李貢以聞且請調京軍并遼官軍舍委官統領會各兵備守備四路勦賊兵部議以山東巡撫蕭翀及貢謀略俱可用宜令翀督分守保定副總兵王欽真定守備孫慎河間守備袁彪天津兵備陳天祥貢督分守通州黃璽守備涿州王勇三河王玉調集附近官軍兵快及見選遼官軍舍隨賊所在出奇勦殺從之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

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破之日照典史余清義官司稱禦之皆被殺泰安州知州州諸神指揮王霖先遯居民驚潰都指揮高俗狄公㞐遇賊家陰引却不敢戰詔逮治翔等而錄清等子孫如例賊據樂安山東備倭指揮朱泰率官軍擊破之斬七十二級擒一百二人肩豐潤縣復為賊破進犯闕里參將李瑾撥軍守護賊破金鄉縣參政史學僉事杜旻棄城逃逮問時以賊久未平重其禁被賊破殺者掌印及守備捕盜官皆斬雖無城池罪亦如之然賊衆且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遂開斂賄求免之 御議遣大將命惠安伯張

偉總兵副都馬中錫暨右都提督發京兵討賊申定軍法然不能盡行也賊延入河南破鄢城李瑾追至寧陽斬百五十餘級犯信陽州都指揮僉事馬振等督兵城守賊解去遂追至湖廣應山縣境戰敗振及信陽衛指揮陳鎮皆死焉四月破萊蕪縣知縣熊驂避去聞賊屯文字集與主簿韓塘率民兵五百人追至章丘紅溝村力戰殺傷相當日暝賊驟至皆死之攻郯城縣知縣唐龍擊破之斬數百人李隆等二千餘騎自蒙陰山出破長山縣李瑾率兵追擊小清河斬三百級是時州縣鎮集驛遞二十餘處自正月來皆為賊所破焚劫官廨廬舍

死者無算所過居民凡賊至反樂於供給崇家從亂者比比而是官軍一至即閉門逃遯懸賞召募亦鮮赴者蓋以供億之煩搜索之苦或掩殺報功尤甚于賊兵出無功賊愈熾楊虎一枝獨入山西而馬中錫既至以家在故城墳墓親戚所聚恐爲賊所害主于招撫徧檄諸路不得擱捕并給食賊聞且信且疑過故城戒勿犯馬都堂家于是衆鬨然謂中錫通賊而賊別部楊謙等掠濬縣知縣陳滯敗之於連莊閣斬首四人擒九人遂趨入太行山楊成等掠沛縣指揮賁寧趙鳳禦之敗績千戶劉經戰死宮太保者永清縣吏縱酒賭博糾集惡少

與劉七等合僭號大王所至屠戮五月爲天津副使陳大祥所獲磔于市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衆至千人衣幟皆赤與楊虎等合攻掠壺關縣之趙村潘王乞師討之　上切責鎮巡官令軍衛有司失事者俱停俸戴罪殺賊其流入河南者閻指揮僉事趙玉于陳橋鎮指揮陳鵬與戰敗績宋振救之乃解去奔聚林縣山中復出掠衛輝懷慶河南按察使彭澤上言賊計有三或西併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戴儀兵南有宋振兵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寡若暫時假息乘隙出山仍借故道長驅剽掠徐爲逃散之計中也若倚恃林縣濟源河

内以西壺關陽城陵川高平以東地方險遠堋為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自揣不赦必出其下憑山谿之險糾合土賊招聚亡命迫脅善良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為所有時遣數十百騎刼擾彰德衛輝懷慶三府使我軍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勞將來未可猝定也為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朱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過旬日間殄滅無遺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徵調官軍關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於因循士氣亦沮於牽制縱有後謀難以濟事時晉王亦奏乞發兵與

下馬中錫督諸將備新例勒殺河南盜乘舟入湖廣由應山破雲夢掠黃州都指揮張填追敗之乃趨江西掠星子縣都指揮趙鋐敗之復走湖廣六月楊虎等復自山西十八盤山口還破武安縣殺臨洺鎮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連窩泊頭等鎮由注鎮店渡河復入文安與劉六等合時都指揮桑玉素受賊賂不肯盡力嘗相遇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刎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創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玉大敗命畧

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都指揮使王琮充參將率京營兵千人往討七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初賊薄城豸率衆捍禦斬賊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攻益急閲三月城陷豸罵賊死賊怒屠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參將宋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矢賊尋引去山東賊連破武城樂安陽信霑化海豐青城等縣攻樂陵知縣許逵敗之始遯攻日照縣指揮童鼎戰敗知縣李茂登樓呼指揮石盤策應盤閉門遯城破茂被執得釋賊至武安縣知縣吳敏政追捕重傷參將戴儀救之斬賊十餘人賊從臨洺關北去大氏賊均起畿內恃馬

力倏忽馳驟擾野不占城邪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擄
掠者居前號呼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
殺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勢爲進退莫可控
揣用力頗難敍得自肆蓋就中有二派其一劉六七爲
主七更雄黠與六作分作合率孫彥名等踰山東河南
透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
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其一楊虎爲主率劉三趙
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
往河間泊頭慶雲亦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爲
散地所至縱横如路無人之境乃各地方官互相推委

又旨以中錫爲辭中錫束手欲戰則兵未集撫則賊徉
許實背終不得要領然亦竟不悟又不可中變也虎旣
與六七合復至文安密邇近郊參將王琮副總兵張俊
等會兵防守團營提督內外官選精銳備緩急京城戒
嚴兵部謂賊強非京兵可制宣府延綏二鎭遊奇兵數
多邊傚猾稱用之必有功乃徵副總兵許泰馮禎郤永
各領所部泰永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禎千五百人由
紫荊關至保定聽調遣六等退屯德州之桑園中錫單
車直入撫之賊驚喜羅拜上酒叩首願降然終未決二
三千人自稱劉六破南宫執知縣孫承植焚縣治放獄

因又掠寧晉皇莊千餘騎至阜城縣焚其東南二門入城擄掠復入獻縣八月中錫等奏賊劉寵等四十三人悔過自首且言寵等先以犯罪迫饑寒爲盜罪惡雖不可原然其初心不過避死今既畏法悔罪乞下廷臣議處兵部以寵等果解甲赴軍門服罪即准自首如或詐僞緩師仍請會勦乃復令中錫等審處以聞　詔下中錫遣人示之時已先有吉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斬者免死中錫使至曰無多言吾已知　朝廷不赦我輩矣乃出　詔書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　朝廷知中錫不任以伏羌伯毛銳兵部左侍郎陸完兼左僉都督

邊兵討賊完至涿州忽報賊在固安　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内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欲令兵部追還完等　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内可至賊船在水套自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向來屢失事機正坐於此今官軍在此宜亟出敕東南諸將隄備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奏畢　上曰先生用心命賜羊酒而退賊奪官民船擁衆至侯安鎮將攻霸州都督白玉充副總兵領兵駐東安都指揮王杲駐通州都指揮陳勛駐永清副總兵張俊往天津會少卿陳天祥

併力防禦傳旨張偉馬中錫玩寇殃民有負重托其取回京原統京營并各處官軍俱聽提督陸完節制賊破大城靜海二縣遂至青縣與濟滄州又五千餘騎復入青縣殺致仕孝丞蕭英中錫等尋被劾與張偉桑玉宋振俱下獄偉死巡撫遼憲蕭翀李貢停俸立功中錫竟死于獄偉赦出奪太保振戍邊玉監決憲翀後亦下獄釋復職尋罷歸人以為未蔽法云九月劉六七入樂安張與南人嶧縣楊虎西南入東昌又有王某者從東光渡河而西衆分為六愈滋蔓增調偏頭等關備兵六百人河南毛葫蘆兵千人各守險隘楊虎等二千餘人

攻滄州奪船爲浮橋列兵圍之數重運同李文英戰於
知州張奇盟運使楊鋋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
克將解而南劉六七等復至乃取東海門下駕木爲梯
使小船塡掩城濠復四面圍之時浙江千戶滿正押解
兵器至與廣東指揮薛獻俱在圍中以所帶弓弩藥矢
射賊復投火銃焚其梯凡五日劉六七中流矢所遣諜
者亦被獲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隻而去副總兵許泰
游擊郤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賊猶易之泰等迎戰斬數
百人賊始懼南奔於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遏之信安灣
賊復敗泰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餘人永

再破之景州鎮橋集擒斬亦如之馮禎破之阜城縣宋門店擒斬八百六十四人郤永破賊於棗強縣禮義鎮擒斬一百三十人永及許泰復破之叄老集及薛家屯擒斬四百餘人皆楊虎黨也賊遂東奔至小灘河遇都司田彬兵殺七十餘人執指揮趙文已而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瑾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蟒龍袍楊虎因自貳至楊頭賊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之虎等復破直隸咸新河二城劉六等破山東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十月入長山縣典史李還與賊戰殺數十人中矢死劉六等攻濟寧州不

克焚運船千二百十八艘遂焚都水分司執主事王寵
尋釋之劉六等寇曹州屯裴蕿集馮禎許泰郤永擊之
賊迎戰斬三百餘級追至集北擒斬又千八百餘人而
賊首朱千戶者爲禎部卒沙長孫所得青州指揮李經
樂安知縣白珣聞賊至先逃益都知縣牛鸞屢有擒斬
功廣平縣知縣魏繼盛城破被逮十一月甲戌陷葉縣
殺三千餘人楊虎破宿遷縣執指揮陳朋淮安知府劉
祥禦之小河口軍敗爲所執既而縱歸十二月攻靈壁
知縣陳伯友戰敗被執釋之攻宿州不克攻虹縣永城
夏邑虞城陷歸德虎由義門集率九騎渡河武平百戶

夏將兵卒至不知爲虎也擊之虎復登舟舟上土石如雨舟覆皆死指揮使石堅擬爲巳功謬云率兵一千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擊沉死役勝明將歷指揮僉事實千金堅提同奪官虎自河南入山西澤潞遼諸州陵川壺關高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祁大谷諸縣皆殘破殺掠千萬計司府衛州縣官坐逮問者四十二人至是死天殛之也妻崔氏驍捷領其餘衆號楊寡婦軍鏃等復立劉三爲首改名劉惠至冢城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餘人衝入殺官軍一千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

器七千餘件攻沉丘縣先寨其城鏈等扢城而入殺都司王保縣丞杜斌及軍民一千餘人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釋率衆賄賊求免攻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城破恩及典史梁逵死之攻遂平知縣王佐及縣丞毛繡死之連破遂平舞陽至葉縣知縣唐天恩及其父攻七人皆死之固始縣致仕縣丞曾基被執使控馬不從死息縣致仕主簿邢祥訴罵死鏈等謂兵法無主必亂奉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鏈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孜

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各有名號衆可十三萬列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僞牌拈下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且戒其黨無殺平民至舞陽破城劫庫獄因有僧德靜妄言唐府宮人所生留之欲奉以爲名破封丘殺鄉官御史宋紀攻鈞州知州李邢彥力捍不能克怒聲言屠城鐩繼至以故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去之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貫黃榜招撫鐩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房縣

尹妻子者殺之攻滄州同知郝釆都指揮詹濟拒守願
有斬獲賊增至三萬城破指揮辛澤任綸知州李德仁
皆逃釆濟獨死鄉官御史任賢助戰守并一家十三人
皆死居民死者三千人而劉六等在沂莒間郤永等追
之至濰縣斬獲八百級招降五百餘人賊黨張典張旺
馬五皆遁六等自山東丘縣奔突廣平曲周威縣北奔
新河南宮棗強冀州轉至衡水縣攻入之以失事逮白
玉論死伏羌伯毛銳駐河南馮禎將源金輔等兵屬之
太監谷大用陸完駐北直隸山東李瑾許泰郤永陳勛
王杲熊偉劉暉等兵屬之都督僉事馬昂充參將往鳳

陽等處聽調賊犯虹縣蒙城趨徐州黄家閘渡河官軍不能剿治罪陛完兵至東鹿安州戰捷賊犯霸州報至爲七年元旦之次日京師大震兵部尚書王鏊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將夜已沉留城門鑰疾走火牌令亟趨霸州都督僉事温恭守草橋衛勇守蘆溝橋指揮同知祁英守羊角各領京營騎兵一千守備太監武忠督指揮陳瑨嚴衛陵寢十一日　上抵郊壇行禮次日還宫上下帖然時京中伏奸甚多燕山左衛軍王宣及其子欽與賊交通資以兵器京中動靜賊輒先知之旹此屬所泄事覺權奸尚有庇之者法司執奏乃得正法

又大逆寧王永與賊約爲内應而　上不知群奸互擁
蔽亦不敢發賊尋入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迎
戰被殺至湯陰爲官兵所敗攻唐縣者三知縣陳頊固
守不能克邢老虎病死伏羌伯毛銳戰敗于長垣徵還
二月趙鐩等破沁陽薙山遂平等縣焦芳走免掘其先
墓縛衣冠于庭樹劍斬之日恨不爲天下手誅此賊破
永城西華知縣王鼎李景皆死之副都御史彭澤咸寧伯仇
鉞提督軍務往討河南賊中錫得罪後内臣謂書生不
知兵有陛閤者給事乾清宮頗有武幹推往督軍復監
錦名色以司設太監尹生領之谷大用已先往陛完軍

奏帯者不可勝數軍中洶洶而澤與完剌調善處人心少安賊掠利津殺都指揮周琮入萊州界殺指揮僉事蔡顯遂往斬黄等處陷睢寧蕭碭主簿金聲等戰死郤永追敗李隆于陳村店敗劉六等於宋家莊共斬首四百餘級陳勛斬三十七級王杲一百五級賊二萬餘騎駐西平縣將源馮禎神周金輔擊敗之賊走其半奔入城我軍塞門賊懼升屋迨夜縱火焚之斬千餘級焚死者倍之擒渠魁二人劉暉追賊至滕縣呂孟村衝擊大破之追奔百餘里斬九百餘級俘二百餘人三月山東布政姜洪乞休因陳除寇安民事宜畧曰李隆楊虎起

自文安不過二三十人御史陛芸于所屬申報漫不經意賊始聚至四五百人勢漸猖獗其後山東殘破州縣凡九十餘處延及南北直隸河南山西此事機之一失也隆虎轉刼河南山西而劉六劉七復自霸州流刼濟南青州不過六七十人初不攻城殺人惟掠衣糧自給意瑩招撫其後始與隆虎合衆至三千餘人陷齊河高堂及南宮棗强殺人盈野國威已損而議者乃欲招之此事機之再失也李瓚軍初至精銳青城之捷捕斬千人乘勝逐北一舉可盡而困憊之餘不能前進遂令賊得招聚勢復大盛此事機之又失也　皇上以師久無

功復調邊軍河南一遇彦名斬首二千餘級再遇劉六捷又倍之若邊軍四合全功可收而黠賊詭計每戰則置脇擄于前行小衂則率親兵先遁所以我軍屢勝而渠魁終不可得也兵法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今賊一人常兼兩馬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椎牛倒廩資食于民而我軍所過續食易馬賊聞將至列營待之則是賊常爲主飽而逸我顧爲客饑而勞又官軍一道而行旣不設奇分兵合勦又不據險設伏邀擊及至近賊賊又乘間去矣事之不克皆由于此臣聞冬月以來賊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無資且南阻黃河西阻太行其

往復循環不越二路西去則自魚臺濟寧金鄉過小灘趨河南彰德衛輝大名北走則自海豐霑化泊頭趨滄景河間霸州宜分兵駐于濟寧德州海豐每處各二三千人列營休士各守信地責以成功賊自河西河北被驅而東者則山東之兵邀之自山東被驅而西北者則河南直隸之兵邀之使其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東人心思奮旬日之中數千人可集使與官軍相爲犄角河南直隸亦然賊疵可平不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從之仍留洪視事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西走紀功御史雷宗先知汝陽縣欲往舊治自耀巡撫鄧璋亦狃于

一勝過汝寧朝唐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其勢復振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氾水滎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饑罷卒衆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焉禎及時源神周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焉後璋被劾宗下錦衣獄破鄢陵縣知縣孫讃愧賊得其金帶主簿王昱縋城而遁死傷者三千餘人致仕尚書劉璟家爲賊所刼亡其誥命五月王杲遇賊于棠村戰死滕縣之勝賊奔登萊陸完師次平度州發郤永溫恭白玉追剿許泰軍萊陽策應張使軍萊

州劉聚軍古縣集李鋐軍南村集邀擊於是永趨嵩淺坡村恭王趨界河所向破賊聚遁之於古縣集東都指揮傅鎧攻其右張椿攻其左賊大敗而鋐兵亦至乃合兵追擊劉七等七百餘人西走聚別以騎兵追之及於濰河賊拒戰復敗易服馬而逃凡擒斬二千六百餘人劉六等累羅山縣主簿王纘宗死之劉三等自遂平趨朱皐永順宣慰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以土軍追擊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八十餘級劉翰知事不濟奔降仇鉞劉六等圍邳州漕撫張縉調千戶張瀧破走之仍護一帶運舟無所失賊遂渡河由鳳陽入湖廣

僅五百餘人由團風鎮奪船遡流至夏口南儲都御史馬炳然自蜀携家赴官適與賊遇賊易服偽稱吏胥延之遂登舟殺炳然投於江妻吳氏亦自沉死既而賊焚刼漢口指揮滿爵等追及擒斬六十人其一中箭溺水死獲其屍梟以為即劉六云始炳然過武昌三司官出候炳然接之倨時已聞賊在夏口炳然發舟衆相視不以告遂遇害劉暉溫恭敗賊於寃縣斬百七十八級劉六子仲淮及劉彥高皆死指揮張勛又敗賊於平原斬錢老虎等賊脫者僅二百餘人益賊屢為邊兵所逼六七氣懾不能復北餘亦衝散假息軍事漸有緒而河南

妖賊趙景隆以白蓮教惑衆自稱宋王復出糾集趙淮蔣三楊林楊玉千餘人皆絳色衣巾作亂自河南歸德濟陽集轉掠至鄢陽城巡視侍郎叢蘭令武平衛指揮石堅亳州知州張思齊等率兵擊斬之并擒其黨五百餘人楊寡婦掠睢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卻僉事許達復敗之於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於滄州米家屯俘斬二百七十五人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都指揮陳表與戰敗之乃還遽羅田都指揮潘勛保靖宣慰彭翰等擊破之俘斬凡五百八十餘人倪鉞擊賊於光山神周姚信爲左時源金輔爲右大敗之斬千三

百九十八人盗奔六安州諸將進至七里岡敗之賊分爲三神溝追趙風子姚信等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周信與戰於宿州應山皆捷賊遂遯去源及金輔陳珣追劉三由黄陂光羅至桐栢南召遂敗之三夜從十七人奔嵩縣道亡者半至土地嶺窘甚自縊指揮王瑾斷其首張永兒以七百餘騎走輔等邀之於上蔡瓜皮店無一人脫者前後凡斬四千七百二十二級俘百七十人降者七百餘人都指揮朱忠夏廣復追擊賈勉兒於扶溝及西華小窯鎮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復追至永城虞城勉兒屢敗變姓名匿於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

之餘衆遂潰周等復追至上蔡縣瓜炭店及宿州張山集息縣許家莊俘斬又千七十餘人趙風子走德安自髡爲僧匿江夏護衛軍趙成獲之悉送于官劉七等沿江劫掠彭澤仇鉞自湖廣而下駐南京陸完自山東而南駐鎮江協勦分調劉暉於鳳陽徐邳等處巡守六月劉七等船十三艘自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真以達鎮江所過殘滅營泊船于和尚港去南京僅六十里張帆上下迄無禦者操江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弘澤被劾戴罪自劾七月劉七等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爲揚州兵所拒復溯江過南京犯九江賊在山東者雖

已敗奔閩復嘯聚少者百十人多或千人自冠縣刼朝城大同指揮趙琴追之斬七人琴亦戰死復掠寧陽鄒費諸州縣巡檢劉斌潘佑禦之皆死旋亦破滅八月劉七等自安慶而下復踰南京抵瓜洲殺傷官軍仍自大江下孟瀆河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追至鎮江留總兵官仇鉞駐守溫恭以騎兵駐江北劉暉郤永等以舟師趨江陰自率都指揮孫文傳鏜趨福山港七月十八日賊至通州通判胡潚指揮劉棨等禦之賊不得登峤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保狼山二十日賊五舟為風所飄至西洋港文鏜敗之二十一日完命同知羅

璋等為嚮導夜引琿等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矢石交下官軍多傷者琿與千總任璽自山北承自山南皆持盾自蔽揮刃而上彥名中鎗死賊黨多墜崖者劉七率親信數十人下山欲奪小舟以逃官軍列岸濱齊射七中箭溺水死餘十二人奔入泰興殺主簿黃珽并殲之九月命剉賊首劉七齊彥名屍梟首霸州陳翰與前所獲賈能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　闕下詔皆處殊死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聽尋以皮製鞍韂　上每騎乘之敘功咸寧伯晉侯彭澤

陸完俱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太子太保並蔭一子世錦衣餘陞賞有差并普賞公侯閣部大臣內侍加蔭米蔭弟侄隨帶官錦衣者千數是役也前後報功至數十餘萬物奬十餘次犒賞費二百萬其殺降冒功者寧杲爲甚杲在劉瑾時已陞叅議瑾誅被劾以任外得免復賄賂內臣得陞保定巡撫畬過阜城交河發兵追之不及掠殺二縣義門等村居民王秉仁等一百六十餘人斬首而去又于景州道上逐田中耕者殺數十人有一家四五人俱死者又以賞軍爲名各州縣索賄無厭累劾不聽嘉靖初謫戍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

西塞下荅祖駱賓王姚泓故說近日楊應龍亦如之此是載鬼何止好奇天下第一兇惡何但人不容天不容自家亦容不過一死未足償萬一蛇蝎之餘狗彘不食更于何處着腳如駱之才華姚之仁厚人憐之設爲此語兩人死去自有安頓處何至偷生爲亡命逃虜披毛野人也

高伯宗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蔓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周巴失策

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耶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為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

朱史氏曰流賊猶鬼風也有人于此腠理欠密卒然乘之幾乎遍體浮腫心腹不寧而要之元氣尚充有剝膚

難收之苦無萑解必傾之勢元氣者本也本不傷則力
猶勁　泰陵所留厚矣易世未幾人心方固雖內豎逆
天濁亂宮府而　廟祏有靈俄焉殄滅事從反正才俊
清朝彭澤尚匕陸完疵于品而饒于略大武山人誠亦
不乏重以邊之健將精卒驅醜輩納江之湄海之澨人
謀已盡卽微颺風殘敗之餘其能漏網乎獨馬中錫清
直之品用違其才置非其地賫志以沒千古爲恨當時
楊文襄秉銓條陳兵事班班中肯李文正當國疏胡上
夕下本兵王鑑亦非執拗愎事者乃獨不爲中錫地使
之桑梓掣肘爲忌者所快嗟乎時方稱紓人亦數奇眞

無如之何矣

劉瑾之變

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戊申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之又自稱云賜姓驁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為人　孝廟將犯法當刑主事朱恩寬之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孝宗亦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謂東宮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每常當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既賓天　上即位瑾方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樂　上逸遊凡遺詔中華監錦各城門監局內官與大漢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為　上言弘治

開專權皆歸內閣司禮監　朝廷徒有空名又言天下
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今後令代者各
人萬金為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　上從之悉更置
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
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
勝擾先是苗逵率師禦虜報功多虛冒曲事瑾得懽心
同而濫敘者甚多衆不敢問然猶憚　敬皇帝節制未
甚肆及是傲然率其同黨先　上意向迎而道之舊制
視朝臨幸隨　駕內官資有定額每遇登極必一簡選
至　郊廟尤嚴帶刀披甲者纔少叅敬天事神為重不

敢過多今雖也至是漸增且至數倍賜蟒玉內府乘馬不可勝數每出明盔甲炫衆擁簇看牲時享塡塞殿庭南郊尤甚元年正月傳　旨劉瑾管五千營時已自鐘鼓司改內官監尋提督團營　上既信任得自便視朝太晏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憂之先後屢疏力諍或報或不二月極言臣等伏見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

之冊援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卹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

咎歸臣等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報以待斟酌行然璫等蠱惑旋即若遺九月太監崔杲等往南京蘇杭織造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科皆執奏不允尋請與之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勑健等言勑不敢撰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供給價 上意未決猶欲全予鹽引乃于日講罷召健等問曰崔杲所請鹽引可全與之健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撙節用度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即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不亦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費多

上曰何故東陽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若得明旨即于船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燄烜赫官吏酬應少誤即加笞辱隱忍受之至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必有三四箇好人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者言至再叅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尋再疏得允時災異疊見五官

監侯楊源以星變疏諫杖謫死于塗健等極諫求去報
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辭健等時涕泣至十月將劾上
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瑾等密疏瑾馬永成高鳳羅
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健乃連章劾請誅之
留中未下　上命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
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等以為處之未盡皆
正色曰　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而使若輩若此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于地下寬等辭
去其意未决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夢陽草
疏倡九卿科道伏　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于

八入明晨健等持之急　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相對泣　上遣司禮諸閣議一日三至健推案哭執不肯下岳獨稱日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托吏侍王鏊趣諸閣假健語云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司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不能吐一語司禮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踐祚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司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前謂司禮曰

設　上不處奈何曰我頭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

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瑾等遶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

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輩爾　上曰何謂曰岳

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

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

不過連結內外去其所忌制　上出入自行私耳益伏

地痛哭　上怒收岳及亨智于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

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

則惟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掌司禮監
事關臣知事已中變因言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悞
用其失猶小其禍猶幾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若既知
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必至于亂亡而後已且
邪正不並立今此數人者滿朝皆欲決去　陛下知之
幾欲去之乃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此數
人亦恐不自安上下相猜內外不協禍患之機皆自此
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皆上疏求去獨允健遷雖給夫
廩賜敕乘驛而意絕淡惟恐去之不速亦不俟再疏存
舊體也岳等發南京充淨軍死于臨清州中惟徐智以

計免方評時東陽衆內黨膠結未必勝閣中舊臣北三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芳同年也原以侍讀謫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逞其志禍有不可測者故獨嘿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二老去位以八月十三日戊午至十七日壬戌傳　旨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并採人望加王鏊學士入閣進東陽少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爲前鏊悒鬱不樂爲後矣既事出不意衆皆駭愕且爲二老惜給事中呂翀上言二臣受先帝付托隨事救正思以盡職今輕棄老成離

與共事歷指不可聽去者五下部議如辨言不聽劉蒞
又以爲言亦不聽日何韓文無所得適有解餦銀輸内
庫事覺歸罪于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昻申救文遂
落職并除昻名蓮益自恣乘　上遊宴時稟諸章疏瑾
屑者進　上覽而厭之麾去顧曰要汝何用瑾遂徑自
裁決　上皆不聞方人情洶洶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
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遍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
聞之歎息南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
方劾太監高鳳并其侄錦衣指揮高得林又與南御史
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良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張

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　道王弘蕭乾元等各具疏言
健遲　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　上晏朝廢事與大
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騁射獵等事　上大怒差官
較械銑彥徽等下鎮撫司獄鞫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
三十謫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縣丞而任諾王蕃詭
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翀蒞
承慶停半祿閑住瀚珩各降三級致仕杖蒞洪翀等三
人銑等六人彥徽等十二人干　闕下昭道弘乾元
逮未至即南京杖之供令爲民旣而吏部擬降瀚爲浙
江右叅政珩爲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副都陳壽疏

敕除名李夢暘以附韓文主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
潘鏜附王岳並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瑾意下錦衣獄者
管衛事年斌頗善視之杖皆從輕瑾怒謫之南京以徇
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閑住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
夏楊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俱去位焦芳在內閣與瑾
爲姦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
不立應恨韓文李夢暘必欲殺之先逮之至京罰米一
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暘者逮至幸有救
得免禁益嚴尚寶卿崔璿卅封副使姚祥屢任戶部郎
中劉繹督飾工部郎中張瑋以乘轎璿祥繹枷長安門

璋張家灣凡歸家枉道請告違限到官愆期者皆黜降有二進士亦與致仕尋隙姊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錢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與難數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淸南京祭酒章懋太常卿呂㦖病歸爲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頒勑令鴻臚寺宣讀榜示天下其文或曰焦芳所爲璋旣不通文義大小章疏持回私家有禮部司務孫聰其妹夫也䄂謹黜歸嗾大同巡撫崔巖以贊畫薦改兵部留京張文冕者華亭人爲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璋門下用事所携章疏皆二人闇之撰僞旨付 出施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

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引樹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谷大用先主西廠復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等信用入錦衣詞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鎭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察院書其名叱責謝罪中外大權一歸瑾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官五百八十餘員革河南山東西鄖陽薊州保定蘇松鳳陽雲貴巡撫魏公徐備等無錫莊田撫按戈璞曾大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盡與魏公文曾戍南海寧王

賄相交結役其護衛屯田凡事先以威脅賄賂隨之遂
法獄情任意顛倒歷官謝病者隨即革職加逋又輒用
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為不顧理法各處
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羣故競為
苛歛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爭
立地皇帝創為新例罪無重輕類決杖永遠戍邊枷號
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
杖且枷且戍以為常都給事中許天錫至懷奏疏縊邸
舍其有降謫為民者反以為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
一卷傳旨詰問執役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鎮撫

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蹟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猝拜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併置縲絏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擊數日人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貨之典刑　上從之得釋時曝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暍而病者無筭劉謝既家居岌岌不自保劉二子恩生　　　　　　　　　　　　　　　　　　　　　　胥南道政程文謝之子編修丕弟主事廸皆革職意猶未已復勑劉謝爲民先是詔訪舉懐材抱德之士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

虚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瑾以四人皆逕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禮等鎮撫司鞫問吏部尚書劉宇阿瑾意劾布政林符亦實李贊參政伍符參議尚衡馬幹知府劉麟推官諶聰知縣汪度訪舉失實而鞫詞連及二老瑾持至內閣必欲逮併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抗聲曰縱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如之禮等謫戍邊衛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聽度罷職且著令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奪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雍泰

獎瑩官焦芳故怨大夏言籍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
岑濬事與潘蕃並逮坐以激變王鏊及左都御史屠滽力救
謫戍極邊又并與劉謝諸公皆奪誥命因而連及者六
百七十五人前尚書秦紘以家人誣告侍郎黃景逼取
強珍以鄉人訐奏都御史錢鉞以榮府祿米皆受害紘
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景高安人鉞新城人家人
皆戍邊流離酸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連及在事諸
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餘姚例不得選京職又用
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截其科額至五十名移
增陝西試額三十五名為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

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為九十名芳子黃中怨不得鼎甲
即授編修宇子文傳改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入
凡其鄉陛見者必注目有一少鄉盛珊拜起不成禮焉
永欣等笑曰此公卿人耶瑾大慙會安定人吏部郎中
張綵至貌偉聲閎儀度閑雅瑾大喜退而引見即塡文
選郎中未幾陞左僉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尚
書用事言無不從更出焦芳劉宇上值大覲各布政餽
銀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鑰過淮安貸所親
知府趙俊千金為餽許而不與自刎桃源舟中給事中
邵夔查延寧功次榼于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綵醜之

謂利歸于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斂餉者皆得罪遣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鉤查故案牘凡缺少者浥爛者悉罰賠補動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鄧璋王宗彝周南王嵩及管糧郎中知州逮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責償嵩至籍沒所償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派少亦不下千餘科斂攀染靡有紀極初諸邊鎮屯田大壞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輯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

三家端午競渡選卒以為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一家有
犯輒逮坐左右隣有隔河而居無隣者以河外民坐之
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殺人取貨官軍所過
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威屏息惟恐得罪奢各邊
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捕等官搜索騷擾遂遍天下
貪黠公行盜賊蜂起遣御史審杲等嚴兵捕殺愈熾亂
從此起矣擅政三四年疾視廷臣眈眈欲噬公侯勲戚
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為一拜禮躬受之小拂其意麾
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不敢仰視卽所厚者時亦厭薄
嗔翰林官平揖以擴充政務為名改南謫外為民者二

十八甚至重定官額其豪爽不能致且敬憚不敢加害者惟康海一人夢陽之免康實投秩往見大喜立解副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爲兩京祭酒頗敬王鏊信李東陽鏊戚戚不能安位噓贊俱絕則曰王先生何自苦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韓文之得免楊一清以邊費逮平江伯陳熊以漕事幾棄世爵亦得免罰米輸邊倉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怙終不悛卒聽鏊去東陽托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訕弄惟清先卒不染若楊廷和失瑾意出之南京旋加尚書召還入閣王瓊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止與試職尋亦安位無患似

天意所留亦未必非東陽之力而議者謂它有謬巧則吾未之敢信也京城南大起玄明宮占猫竹廠草場井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寧侯周彧賜產衛士余日明余綸余子侄輩出入其家以瑾侄孫二漢者嘗大賞遂有不軌圖一切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俱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爲造弓弩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急會寘鐇反寧夏以誅瑾爲名 朝廷已遣都御史楊一清總督太監張永監軍討之瑾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撫兵衛將取爲功未至寘鐇已擒永故與瑾在八黨之列瑾後嫉之言于

上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入承知徑怒 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間 上召瑾相質語不合承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爲之且置酒釋憾馬永成欲陞所厚邵琪錦衣百戶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恣肆以它事忤瑾奏發其事調南京王琇建新第大內誘 上居之因奏買人居積瑾怒罪其人得止同輩多怨之雖威行宮省其勢實孤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清說使誅瑾爲天下除害永許之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十三日入瑾愕然以 上方嚮承未有以中之既禮成 上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

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被酒俛首
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　陛下安
所歸乎永成等共詆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
之　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
誰也應曰有　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
啟東華門縶于東廠復分遣官軟封瑾內外私第明日
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
內閣遂降　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
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
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歎之

擧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閑住文武官
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
即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
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
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
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停從中發遲卒飛騎交
馳于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
如沸決日乃定丁酉下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
誅之及親籍其家見金銀以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
計又得僞璽一穿宮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

弓弩之屬、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奏入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訊鞫逆謀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賠浥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没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田宅韓、黜爲民劉俸曹謐韋霦閑住神英奪爵仍爲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巳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之噤

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蔡震折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拷掠是日[illegible]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桂成獄詞奏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命磔于市凌剮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榜天下行刑之日仇家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瑾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給誥命既死賜祭塟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塟又設祭重致錢帛謂之

辯靈初京師私語籍籍謂中秋日傾朝送葬同惡已定計爲變將夜禁甚嚴見星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錚然相繼不絕及瑾死先期止二日方密　旨封門捕景祥棺棄于路既而剖焚其屍人並快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謬蒙　先帝及　陛下委托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勑書或竪下冊三　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擬黃逼令落底真僞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

闇然玉璣稱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
降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朕受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
四五年今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
心辦事不允所司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
查革改正其最顯著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
內拆瑾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器止存其父母墓有
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
諳事體堂上官奪俸二月該司官三月盖瑾雖死內臣
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爲乃于經者言于　上召通州張
家灣置皇店榷商賈舟車徵玉擔負之利亦皆有裁革

外怨之然所進者僅八萬餘皆入橐僕隸僕亦數萬建香山碧雲寺自治塋域請祠額二作費以百萬計皆出內帑　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其父銳後妻悍甚雄被逐自宮遂怨其父旣貴不與之見同類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旣乃相抱而泣遂爲乞恩超授錦衣府右都督猶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藎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詔令銳帶俸朝參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往烏思藏賫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

成侯顯奉使俶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一匱勑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艨艟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錫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

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國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矣先所奏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舍韋麟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請勑書皆失去其後于經侍　上上既感疾飲食多不當意經挾寵應對時有觸犯　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寘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晨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

諸內豎竄目是疎斥不復得見　上以死惟張永一人
持正亦爲輩中所陷閒住幸　上亟明知其枉九年起
掌御用監虜患仍命總制宣大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營
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聽永節制忠請自爲
一軍不許虜退召還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
七十九級隨護南征用旋王新建收善後之功而雄後
入司禮監張銳居東厰得幸爲首皆弄權納賂勢行中
外逆濠前後饋送名萬計銳假緝事侵擾諸司稍不順
卽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
賞特談武藝誘　上巡遊竊盜官軍不敢捕見流寇記

它如孫和謀管團營挾勢通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掊斂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孝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賴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鋭雄及錢寧出為鎮守復賄江彬危　鷙延遊輿進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猿虎　上為此輩所悞天下莫不恨之宦官之禍于斯而極　世宗即位重者發　孝陵充軍或一香弟侄封伯者皆奪張永亦不免降奉御南行餘送都察院鞫治要不過革管事閑住其焰頓熄其罪固不得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為首揆言于

上永取回仍掌團營未幾卒立祠賜額

終